

【藝術】【基礎科研】藝術與科學的衰敗

2019-10-11 08:34:00

原文網址：<http://blog.udn.com/MengyuanWang/129978332>

古羅馬在公元前一世紀達到巔峰，占領了所有地中海沿岸地區；因為原本的共和體制效率太低，不可能治理這麼廣大的國土，於是無可避免地轉化為帝國。其後在第一世紀，以羅馬軍團為代表的軍事力量還沒有衰退，在幾個能幹的皇帝之下，仍然能有局部的領土擴展（例如在英倫三島），但是在內政、經濟和社會層面，腐化已經浮上臺面。我記得有一個英國歷史學家，在電視節目裏評論這一點，提到第一和第二世紀的羅馬皇帝雕像，說他們隨時間而越來越愁眉苦臉。

今日的美國，就像當年的羅馬一樣，在軍事上依舊稱雄世界，但是內部已經腐爛一段時間了。我在過去五年，詳細討論過美國各個方面的腐化過程，尤其是財閥為私利在國內國外肆意掠奪而造成的貧富不均；當然這個現象也被反映在學術界，特別是金融和經濟那兩門科目決定了這類政策在公共討論上的基調，所以也就被有意扭曲得最嚴重。

在距離腐爛核心較遠的學術領域裏，受美國霸權和國力衰退的影響相對間接，所以一般人往往不會把兩者聯想到一起。例如我多次仔細介紹的高能物理界，其實是在5、60年代承襲了曼哈頓計劃的光環餘蔭，獲得了與實際重要性不匹配的超額投資，所以一方面在二戰後30年就把人力所能及的成果都摘光了，另一方面它也習慣了容易來的快錢，內部人員既沒有腳踏實地的風氣，也無法快速削減規模和野心以適應不再有進步的新現實，其結果自然是成為發表論文而發表論文的玄學。

然而即使是在仍然有很大實際進步餘地的科學領域，如生醫學界，職業風氣和水準也有明顯的大幅下降。我曾多次提到當前科學界的可複製性危機（Reproducibility Crisis，參見前文《Google的量子霸權是怎麼回事？》的後註），嚴重到一般學術期刊上的論文只有1/9可靠，連《Science》和《Nature》這樣頂尖的期刊，可複製率也只有62%（例如悟空衛星的結果就是假的，參見前文《評悟空衛星》和《大妻子的零後果》）。

這種惡劣現象固然源自一個社會的老邁腐朽，以致失去了對事實真相的堅持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中國文化對學術界的非理性崇拜和縱容，源自幾千年來的歷史傳承，也是非常陳舊的；未來能否以一個新興工業國家的奮發精力來自我更新，還有待觀察），但是也有外發的因素。在可複製性危機這件事上，環境上的推力主要來自當前人類社會正處在一個極度分裂的戰國時代，2、30個主要工業國家在彼此之間的競爭壓力下，不得不超額並重複投資在科研項目之上，所以從事研究的人員數額遠超人類整體的實際需要，他們人人都面臨著Publish Or Perish的困境，然而不但沒有足夠的新突破來分配給每個實驗室，科研的專業性太高，品質很難立即斷定，所以魚目混珠的假大空自然成為舉世皆然的普遍現象。

其實在藝術上，也有非常類似的演變。以我喜好的歌劇為例，6、70年代之前成名的演唱家和現代的歌劇明星在音質和音量上的差別，簡直就不像是來自同一個物種，這還是在前者所遺留的錄音使用原始的技術，無法忠實保留高頻共鳴的前提下給聽眾的感受，如果Caruso或者Callas真能復生，現代的聲樂明星就非得要鑽到地洞裏去了。

如同前面有關科學界可複製性危機的討論，聲樂界的退化也來自多個方面的影響：首先是整體社會輿論不再堅持實用價值，容許一個行業做選美式的主觀自我評估（這尤其和高能物理類似）；

其次是音樂錄製、修飾、傳播、消費的科技大幅進步，使得不入流的歌唱也能被遮掩改進；最後則是現代大眾娛樂的類型不斷增加，使得真正關心聲樂的聽眾數量減少而且水準降低。

其實歌劇業的隱憂，最早源自二十世紀初麥克風的發明。原本歌手必須在能容納3、4000千人的歌劇院或甚至露天舞臺進行演唱，聲量不但要能壓過整個樂團，而且必須能傳送到近百公尺之外，所以唯一可行的方法，是經由多年的苦練開發出雄渾的胸音（Chest Voice）。在這個苦練的過程中，音質和音域都會有些許變化；一個歌手只有在成熟之後，才會被大師級的導演/指揮家根據所擅長的音質和音域，指定到適合的Fach（指歌劇歌手的專攻類別，例如女高音從輕到重，還分為抒情花腔、戲劇花腔、Soubrette、抒情、Spinto抒情兼戲劇、戲劇、和華格納，能力強的可以視需要上下各跳不超過一級）。

但是麥克風可以輕易彌補音量上的不足，連音質都會有所扭曲，其結果是一般聽眾反而偏愛另一種歌唱法，也就是英文裏所謂的Crooning（輕哼？輕唱？Sinatra是典型）。Crooning基本只用頭音（Head Voice，亦即只以頭顱作為共振腔來發音），產生的音質特別清亮而且年輕，非常適合討好普羅大眾的流行音樂。

然而歌劇和現代流行音樂不同，它要求非常廣的音域，尤其是高音。Crooning若要產生那樣的音域，就必須拉高喉頭，並且用頸部肌肉去擠壓聲帶，這一來，音量進一步降低，為了彌補音量的不足，一整套新的技巧被開發出來，叫做“Sing in the Mask”（“唱入面具”），也就是調整所有臉部的肌肉（包括咧嘴、伸舌，而傳統的技巧卻是嘴巴做長O型，舌尖後縮，成喇叭狀），使得顏面對高音的共振達到物理上的最大可能。但這是有很強的副作用的：首先是鼻腔成為共振效果的重要來源，使得鼻音變得很濃重，每齣歌劇聽起來都像是法文（例如男高音Juan Diego Florez的演唱）；其次是喉嚨被擠壓後，母音就含糊不清（例如i和e無法分辨，參考女高音Anna Netrebko的錄音）；最後是這個技巧只對最高的音階有增強效果（但是變得很尖銳），中低音成為像蚊子一樣，幾乎完全消失。

在7、80年代（對應著HiFi麥克風的普及），這個速成的辦法逐漸占領了主要的音樂學院（很像超弦在8、90年代占領知名物理系的過程）。學生一進去，就依照當時的個人音域選定自己的Fach，但是年紀輕、聲音還不成熟，原本就不能確定未來的變化，所以這個選擇就很有彈性，結果是老師的偏見和學生自己的虛榮都影響其後的決定，最終大部分女高音往兩個極端（亦即花腔和華格納）走，雖然實際上她們的天賦是在中間段（例如抒情）。不依照自然天賦來發展，就更必須強調“技巧”，也就是用肌肉擠壓聲帶，不但進一步惡化音質音量，而且很容易受傷。其結果是歌手們老化得很快；原本極具天賦的，在這類訓練之下，也會越來越不入耳，尤其一唱現場就原形畢露，特別是露天劇場，例如1998年在紫禁城演出的《杜蘭朵公主》，不但是露天現場錄音，而且劇目是Puccini歌劇裏對音量音質要求最高的，結果自然是慘不忍聞。

以我自己為例，30多年前一開始還不懂，主要又是聽錄音，所以也跟著群眾對像Renee Fleming或Marilyn Horne這樣的Crooner做追捧。但是我成為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長期訂戶之後，覺得現場的戲劇感當然是很震撼，音樂卻總令人失望。經過幾年，發現連Pavarotti的音量都不怎麼夠，我只好改訂市立歌劇院的票，去聽年輕歌手在小劇院的演唱。

但是現場歌劇品質下降的結果，是聽眾不斷地萎縮，為了維持收入，只能轉而走高級路線，把以往的大眾娛樂，吹捧成高等文化。其實歌劇沒有什麼文學內涵，基本上只是隨便找個故事當藉口，給歌手們一個盡情展現歌喉的舞臺。現代的歌劇業反其道而行，音樂唱得一塌糊塗、亂七八糟，然後全力搞包裝，吹噓自己的文學性和藝術性，自然只能吸引有錢無腦的土包子來附庸風雅。紐約市立歌劇院最後破產了（因為大都會歌劇院更豪華，對只想裝逼的有錢人遠遠更有吸引力），我也只能回到Youtube上找上個世紀中期以前的錄音來聽。

中文裏的“文理學院”，在美國一般叫做“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也就是“藝術及科學學院”。

之所以把藝術和基礎科研放在一起，是因為前者求美、後者求真，都是應該與商業有點距離的純學術。這兩者被現實污染而腐化，是社會整體素質衰退的徵兆；畢竟一個無法分辨真假美醜的社會，是不可能長期繁榮的。

11 条留言

贞曜

2019-10-11 09:17:00

衰敗的螺旋 前段時間見到Richard Thaler對拉弗曲線的批判，但是此種言論也好行為經濟學論述的出版也好，都並未從社會經濟的迷思中喚醒大眾，由此可見學界（與藝術界）的墮落和國家社會主體的渾噩是互相结合互相選擇的..... 希望大陸能將社會經濟課程像政治課一樣納入義務教育中。不知羅馬帝國的腐敗和其政體變革是否有直接關係？

“

其實學術/藝術界的腐化過程，和國家整體經濟政治的腐化，有很強的類似性：兩者都是先有既得利益階級（前者是教授，後者是土豪財閥）形成，然後他們的私利與公眾利益出現分歧，國家社會卻無力糾正。我對現代英美絕對自由主義思想的反感，就是築基在其容許各行各業以及利益集團無限制地追逐私利，甚至容許自我規範（如Boeing），那麼自然是鼓勵腐化。羅馬在屋大維稱帝之後，有過短暫的集權高效時期，但是帝位二傳到Caligula，軍隊就已經尾大不掉了。Caligula沒有管好財政，付不出軍團的薪水時，被部隊反叛殺死，從此羅馬不再有能糾正所有自私腐化勢力的國家領導。

上大人(和拜振華說兩句)

2019-10-11 11:08:00

科技取代了真材實料 想不到格主對這方面都有很深入的認識。但真材實學的人不是代代都能出那麼多，科技就能補不足了；以前數百人供歌唱表演的大廳已算是很大的了，但今天還有大巨蛋，或隨便能放數萬人的場地，沒有音響設備又怎能共樂呢？早年很多人還玩Hi-Fi，講究設備和放的位置，我鄰居自蓋房屋，就是為他那套音響而設計的；但今天小小的設備已能有很好的身歷聲效果。所以真材實料就沒以前那麼需要了。

“

如果只是談大眾娛樂，我同意你的說法；但是歌劇也同時是聲樂這個藝術領域的尖峰，衰落到非得靠錄音間的幫助，就像所有畫家集體停止作畫，全部改用電腦合成圖片，實在是人類全體的損失。

狐禪

2019-10-11 19:37:00

版主將科學與藝術並論，實在含義深刻。科學與藝術在創新的過程中，都經過非理性的思考跳躍，然而前者目的在求真—以可複製為其特色，後者則在求美—獨一無二是價值所在。科學的可複製重點在產生結果現象的各條件，這在物理相對容易；在生醫領域則因環境非常複雜而困難，連始做者都不見得可完全把握，因此得以統計來說服觀眾。但即使統計都時常用錯（兩常態分佈數值的商，不能以常態分佈分析）。所以可重複率低並不意外。但是糟糕的是很多人不思考檢討條件細節，只求結果嘩眾取寵，這是不利科學推進的，對學生更有不好的影響。而在歌劇方面，十九世紀以來為大劇院設計的演唱，不僅折磨演唱者的器官，也考驗聽眾的耐心和耳膜。拉風箱式的唱功，老實說，美感有限。但是去聽些巴洛歌劇就有「如聽仙樂耳暫明」的清新感，音色與咬字的琢磨，考驗的是演唱者運用聲帶與呼吸的技巧而不是出氣量。Handel, Hasse, Porpora or Vivaldi都有作品錄音可聽，而其中為當時閨唱師所寫的一些技巧極高的曲子，現在都由mezzosoprano 如Bartoli, Hallenberg, Didonato, Genaux 或countertenor 如Fagioli, Jaroussky 及Cencic (2012前)演唱。只是他們都出現在歐洲歌劇院。美國大都市還沒學到這種品味。倒是有位美國男高音Brownlee，音色與Pavarotti近似，值得注意，要不是膚色不對，他早紅了。

“正文裏有關聲樂技巧的討論，當然是極度簡化的；其實胸音可以唱出輕柔婉轉，Crooning也可以偽裝出陰暗的音色，只是那三個副作用永遠存在。至於17、18世紀的歌劇，用的也是胸音。歌劇是文藝復興時期，Florence的一批文人依據復古的精神，從古希臘的演說劇發展出來的，而希臘的演說劇原本就是胸音，這是因為古希臘的劇場是露天的，而且可以坐幾千人。

ethan

2019-10-12 01:00:00

我个人的感觉是流行乐以及摇滚或者一些alternative的音乐似乎也在衰亡中，我追的很多乐队二十年前，到十年前，到最近创作的音乐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上，而且最奇特的是乐队越来越没有一个特色，亦即能够区别自己和别的乐队的idiosyncrasy，反而大家都越来越像彼此。我的观察（未经证实的）是这和唱片界对利润的追逐和商业形态的变化不无关系。二十年前，大家用有限的资金购买唱片，制作人和创作者需要抓住的是核心的粉丝，所以他们需要实实在在地创作能够区别自己与别人的特色音乐。而现在，唱片界已经几乎被流媒体统治了，每个人都花一定固定的钱购买音乐订阅就可以不受限制地随听所欲，那自然创作者需要迎合的是最广大的群体的共同的喜好，结果就是音乐越来越流于简单而强烈的节奏，以及朗朗上口但缺少变化和深度的旋律和歌词。从这点来看，这似乎真的是一个越来越平庸的时代。

“你說的有道理，但是現代流行音樂大部分還稱不上藝術，而是商業上批量生產的消費品，尤其是日本、韓國之流。

無知者，無畏

2019-10-12 13:20:00

人類價值觀的改變 誠如王兄所說，科學和藝術界的嚴重腐敗和衰退，跟整個西方文明的敗落一樣在經過了數百年的繁榮以後，就跟當時的羅馬帝國一樣，步入衰敗。其實驅動這種衰敗步入快車道的原因，也不難理解，現代文明中的成就被整個西方意識形態引導到了一個物化成對財產（錢）的掌握，從此，整個社會（含中國在內），都變成了追求金錢的富有來顯示自己的成就，人們也就逐步放棄了追求科學的真和藝術的美，科學家和藝術家也不例外。現代管理學的發展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很多科學團隊居然都有經理人來負責科研工作的營運（號稱「公司化」管理），如果他們的策略是忽悠投資人的資金，那麼自然就會出現科研學術造假，另外一個方面，如果他們的策略是針對市場（忽悠消費者），那麼一定會出現產品的虛假宣傳。演藝界更是有各種負責市場和營銷的專業公司負責對人員進行包裝和宣傳（號稱打造「人設」），演藝人成功與否，早就不在於人員藝術功底的深厚程度，而在于此人背後支持者的資金雄厚程度。人類文明的這一次衰退的基本動因，源自全人類的價值取向在西方強大的媒體和學術引導下的改變。個人對未來出現價值觀方面的糾正的可能性，感到極度悲觀！

“是的。MIT Media Lab過去幾年的主管Joi Ito，連科學家都談不上，純粹是商業界穿針引綫的專家，難怪會被扯入Epstein醜聞。這個案例，其實就是你討論的這個問題的典型症狀。

狐禪

2019-10-12 19:10:00

現代文化的衰敗主因是在能擁有所謂精緻藝術及有閒暇從事所謂科學研究的人變多了--拜經濟及技術提昇之賜，但能做高品質產出的人並沒有成比例增加。所以好東西即使有，現在被沙土掩埋機會，反而比一百年前高，因為二、三流的貨色，就足以吸引夠多附庸風雅的人，讓他們忘了還有更好的東西。

“這裏的問題不只是高品質的人沒有增加，而是整個行業的集體墮落，連標準教學都被扭曲污染了。除了正文中討論的物理、生醫和聲樂幾門專業之外，教育界本身也成了白左胡扯的園地；這一點我在四年前寫過文章詳細解釋過了。

4a3c6572

2019-10-13 13:41:00

11維空間的超弦理論與其說是科學倒不如說是神學，因為所謂11維空間永遠無法驗證真假，別說11維空間的存在無法發現或證明，就連我們身處的3維空間還能理解的1維線條空間或2維平面空間的宇宙是否存在也無法發現或證明，至於維度大於3的空間的存在類似宗教上的上帝全知全能，其實將我們所處的宇宙定義為3維空間再以數學上的1維線條2維平面推論出維度大於3的空間

與其說是科學不如說是信上帝得永生，數學與物理學在理論上推導出來的超弦理論以及相關理論永遠無法驗證，卻被以歐美為首的國際科學界當成真理膜拜如同宗教信徒信仰神學。量子力學研究表示可實現時光倒流，祖父悖論都不能讓量子力學研究者放棄時光倒流的假設，由此推導出來的平行宇宙理論可以讓另一個宇宙裏頭的納粹德國打贏二戰統治世界更是顛倒了人類文明累積數千年所仰賴的最基本常識邏輯，如果作為人類文明基礎的最基本常識邏輯都能被否定摧毀，量子力學研究對於人類文明的破壞將遠甚於中共文革，無怪乎美國還有一些基督教基本教義派堅持反對達爾文進化論認定宇宙歷史只有六千年，畢竟宇宙歷史只有六千年謬論的殺傷力仍然遠不及否定人類文明最基本常識邏輯的毀滅性。

“

這裏的問題在於時空維度增加一度，實際上建模型所增加的自由度以千百計。將近100年前愛因斯坦剛開始準備研究統一場論的時候，很快有人發現只要把時空從4維擴展到5維，就能把重力也包含進去，但是這沒有任何預測能力，純粹就是濫用自由度建模型。等到超弦搞出10維時空，自由度一次增加了 10^{500} ，那更加是毫無科學意義的。最近這些什麼時光逆流、宇宙大爆炸之前如何如何，都是這類濫用自由度建模型，然後再循著模型做極限外推，偏偏他們還有臉做公關、打廣告。唉。

刺史

2020-08-19 21:39:00

高校去行政化 前几年大陆高校吹捧“高校去行政化”，国内身先士卒，最为激进的是深圳市政府所属的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的定位是一流研究型大学，据我观察，学校领导层对于高引用论文和海外学历资历情有独钟，因为这些指标最好看，容易忽悠政府、学生和家，再加上深圳政府的雄厚实力，近几年，他们在“生化环材”这类灌水重灾区，确实引进了很多学者。王先生之前提到，在这种氛围之下，用钱买来的学者可能只是一丘之貉。所以，如果以南方科技大学这种方式，全盘去行政化，由官员治校转为教授治学，可能在政治思想教育（例如“学潮”事件中的方励之）和学术腐败上丧失监管。因此我认为去行政化是要适度，要想改善高校学术生态环境，需要破除唯论文是举的评价机制，凭借党组织的执行力，行政上施压学校领导，不能为了制造论文包庇学术造假的人（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事件），严厉打击学术造假，杀一儆百。

“

以中國之大，個別單位做實驗，絕對是可行，甚至是應該的，只不過事後必須客觀嚴格地檢討得失，確保不讓新進既得利益者成為百姓背上的吸血蟲。但是打擊假大空和學術腐敗是原則問題，沒有實驗或容忍的餘地，只要處理不嚴不及時，就必然是主管失職，長久下來動搖國本。明朝之亡不就有腐儒集團的重要貢獻嗎？

wangxiaoxiao

2020-10-16 20:51:00

我们在这个博客讨论了中国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提出来很多的顽疾，也寄托了殷切的期待。这一周，国内教育体系里最不幸的事件就是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的离世。他用“死谏”这种极端方式揭露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疮疤；令人尊敬！！官方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对于群众来说，固然很多蛀虫寄居在这个时代，不过也证明了，这个党里任然有“有理想的人”。

https://weibo.com/1323527941/JpimykgCR?type=comment#_rnd1602852525272

“

我對細節沒有掌握的事，不予置評；不過從大原則來看，中國學術界不肯認真打假，是無可置疑的極端罪惡。

GUI-龟

2021-04-22 22:27:00

美国社会文化领域的腐化 范勇鹏老师最新一期的节目里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社会文化领域的腐化，正好可以给这篇文章做个补充。肯尼迪、约翰逊总统的“积极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主张在当时带来了许多平权运动，政策惯性在七十年代仍在持续，社会效应慢慢显现。“个人”概念在社会文化中开始膨胀，由此带来个人欲望的扩张，社会开始鼓吹“神圣的自我”。个人主义的效应当然不会局限于个人生活，它慢慢地弥漫到了社会公众生活中，传统的道德、价值、共识等被解构，公众不再关心社区、团体，而是关注自我，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身体”这个概念成为主流话题，大众开始追求身体欲望的满足，“劳动的身体”变成了“欲望的身体”，随之带来的就是色情的泛滥。色情业发达导致犯罪上升，增加了治安财政成本、也导致了单亲家庭数量上升，增加了底层民众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进而增加了社会保障财政的成本。个人欲望的放纵，还导致了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盛行，商业广告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个人欲望的神圣化成为了宣扬富人和“奢侈生活”的社会土壤。当时美国社会的普遍心态就是“贪婪是健康的”。美国七十年代富豪反扑是导致美国衰败的直接根本原因，但富豪反扑也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如果有人在解体十多年的苏联

社会（民众普遍吃到了寡头私人垄断的苦头，脑袋变得清醒一些）里宣传“贪婪即美德”之类的观念，恐怕会遭老百姓白眼。群众对于社会进步的原因是健忘的，经历社会转折的老一辈人知道今天的幸福从何而来，但新生代就以为今天所有的一切都理所当然，更加关注的是当下社会的问题，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种健忘是富豪反扑的土壤，对挖社会繁荣根基有本能直觉的老一辈逐渐凋零以后，社会基础就会形成，富豪只要将挖掉社会繁荣根基的手段包装成解决现存社会问题的先进方法，就很容易得逞。

“

這件事其實我也多次討論了：60年代白左思潮（包括個人主義、快樂教育等等）剛開始，是自發的腐化和反動，但是後來沒有被撥亂反正，卻是因為財閥覺得可以利用來打破政府監管，在幕後給予強力支持（尤其是通過主流媒體不間斷的選擇性正面重點報導），然後才能與“Greed is good”的絕對自由主義經濟表面對抗、實際合流。我一再強調，白左和右翼民粹是真正的一體兩面，同樣都是背棄了國家社會的公益，而去追求自私、扭曲、錯誤的信仰理念，只不過是著重在不同的自私方向罷了。

GUI-龟

2021-04-22 22:31:00

字数有限制，接上一段 王博士宣扬的“全社会都应当追求事实与逻辑”理念的确是对抗群众遗忘的一个方法。这个概念应该得到进一步阐释，不能让它异化成其他概念，比如变成“追求科学”。我不是说科学本身是错的，但这个概念在传播过程中会变成“科学是标准答案”（科学是不断追求答案的过程，而不是答案本身）、“专家是标准答案”甚至“科普大V是标准答案”的现象。比如这次日本倾倒废水，国内就有一堆科普人士出来混淆视听，给日本政府洗白。这些人说的根本就不符合科学精神，其本质是用一堆科学术语包装的公关稿。持有“科学是标准答案”理念的群众出于对科学的尊重自然会相信这些人的鬼话，长此以往只会败坏科学和专家的权威，让群众走到更糟糕的反面，比如美国那些打消毒水的红脖子（这几十年美国富豪收买学术界，搞出了一堆用来包装商业利益的研究。没有专业知识的群众连续上当，变成反科学人士再自然不过）。当群众开始愿意花时间核实那些科普文章里放的材料链接，对科普文章的评论从读后感变成“文章主题的其他综述材料是什么？”或是补充事实（无论正面还是反面）时，社会才真正进入了更高一级的文明。PS：1.这个视频切分成了三个章节，上述第二段内容是我对第二个章节的总结（细节可能有误），感兴趣的可以看完整视频，三个章节的链接分别如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V411H75G>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84y1F7AJ>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o4y1f7QQ> 2.之前博客里有人讨论过范勇鹏老师，我对他的评价是“读过许多文献，知道许多史实（这些史实通常会被西方宣传体系掩盖），善于用事实解构西方话语体系”。中国社会最近几年才从西方崇拜中清醒过来，虽然他本人在努力建构中国话语体系，但这个工作在国内也就是起步阶段，有错误在所难免，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方面的工作不可全信。

“

這是合理的擔憂；我自己也早就特別寫了《什麼是科學？》來提供精確定義，並且反復強調，科學是原則（亦即對事實與邏輯的絕對尊重）與方法（例如Occams Razor和Russells Teapot），而不是人員和科目。這是博客討論的重點方向之一：這裏有很多篇文章，專門用來批判表面上是科學從業人員、甚至整個科學專業，實際上是偽科學和反科學的亂象。甚至連“邏輯狡辯”和“統計撒謊”這樣的細節，我都已經詳細解釋過了。至於范老師的寫作，我已經說過，我自己沒有去讀過，所以不能置評。讀者願意遵守博客的規則，精簡轉述外來的論述，那麼我就針對讀者的文字來做評論；這個對話當然不保證轉述者做到100%的精確，所以不能反推應用到范老師的原文上。